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十四期

時評

歐局的最近變化(興)

江西的軍事(平)

全國生產會議(昌)

統一兵役組織(貢)

世界大戰與中國

希特勒與世界和平

中國畢竟還是中國

婦女與兒童

明日的文學

冷屋隨筆之三

羅文幹

劉崇鋳

馮友蘭

潘光旦

柳無忌

錢鍾書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歐局的最近變化

這七八日來（至三月二十七日爲止）歐洲有下列許多值得注意的行動及言論

（一）德羅成立附加商約（二十三日）。經過德方強硬的要求後而有此商約，德羅政府自辯不是屈服，自辯給與德國的權利非獨佔式的權利，其誰能信之！（二）米美爾的歸德（二十三日）。米美爾戒的居民本多德人，歸德本與民族自決主義不相悖。但米美爾區中立陶宛人多於德人，以全區歸德實是民族自決主義？（三）匈牙利與斯洛伐克武裝衝突。去歲慕尼黑協定後，斯洛伐克境內的大宗匈民區域早已歸匈。今匈牙利藉口斯洛伐克境中尚有微小的匈牙利人袋區（Pockets）而要求割地，真是狂妄不法之至。匈牙利今日的版圖又何嘗沒有斯洛伐克人袋區？（四）英外相哈利法克斯二十日在貴族院演說，簡直主張組織東歐反侵略集團以抵抗侵略。這種表示向是張伯倫政府的首次表示。（五）法總統聘英（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這本是報聘，器聘答英王去年七月的訪法，本不值注意。值得注意的是英法方面，除了空洞的友誼表示及互助表示外，並無像本世紀開始時，因兩國元首互相聘問而成立英法「協商」局面之事。（六）莫索里尼二十六日演說，嘲笑法國，並堅持軸心不能拆散（七）哈里法克斯所倡議的反侵略集團又有頓挫，未能進行。

根據以上種種，我們相信侵略國的侵略尚未達止境，而侵略國的勝利也未達止境。我們不知道英國爲什麼又躊躇不前，不敢從事於反侵略集團的組織。我們不相信英國今後再能信希特勒的任何諾言。我們也不難信英國能自信能將莫索里尼拉出軸心。然則英國難道仍依賴德意內部崩潰，故不急急麼？但是錢端升先生在本刊上期已經說明過，德意的內部崩潰必在戰事發生以後。難道真如法外長龐萊所說，英內閣因對徵兵制採用問題意見尚未一致，故不敢對德意有太露骨的行動麼？更難道對反侵略集團的組織，與夫各份子

國家的義務，英蘇之間有不同的意見，因而不易進行組織麼？不進行的真實原因，我們固然不知道，但關鍵在英國，大概是不會錯的。

英法方面愈退讓，大戰當然愈可延緩，但也愈不可免。延緩的理由是顯然的，不必多說。不可免的理由則因爲英法愈退讓，則侵略者愈膽大放肆，而英法總有一天要忍不住而抵抗。大戰何時爆發，無人敢確說。羅文幹先生（本期本刊）謂大戰一時不易發，錢端升先生（上期本刊）則以爲「歐洲於十五六個月內很難避免一戰」。這兩種意見本不見得互相衝突。最近是否將有大戰，則只須看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今後一步的行動，因爲英法最近似不會有何種主動。（興）

江西的軍事

最近一週餘敵人在修水及鄱陽湖一帶的軍事行動又緊張而重要起來了。敵人一方面用海軍在鄱陽湖西岸吳城等處登陸，另一方面則於涂家埠，虬津及箬溪等處渡修水而南向。涂家埠離南昌約有四十公里。自虬津渡河之敵，且會一度進至萬壽宮。萬壽宮在南昌的西南，相距僅三十餘公里。驟看起來，敵人的重要目標似乎就是南昌。但是南昌現在既不是江西的省會，又不在浙贛湘桂鐵道的聯運線上。江西省會已遷泰和。聯運線則今經距南昌以南約十七公里的蓮塘，南昌與蓮塘之間的鐵軌則早已拆除。而且敵人雖已逼近南昌，而進攻南昌仍冒重大犧牲向東，均須越過贛江。

眼前敵人的目的固在奪取南昌，實則主要仍在企圖佔奪交通線。敵人現在萬家埠安義一帶，如果能取奉新而達高安，則湖贛國道便被截斷。如果再南渡錦江，而達清江，則湘贛鐵路又被截斷。固然高安與清江之間有山地，但這山地尚不難行軍。如果敵人到了清江，則浙江與西南各省的交通恐怕也要被切斷了。再進一步則敵人可企圖貫通粵漢鐵路。觀於近日湘東敵軍的

東移，似乎高安及清江確為敵人的重要目標，而南昌轉為不重要的目標。總之，南昌的守不守，比較不甚重要。眼前我軍亟須堅守各鐵路要點。

我方在粵漢路以東本取消耗戰的戰略。敵人如果以大軍堅攻某地，我方或不值以大軍死守。但要達到消耗戰的目的，我們務須使敵人多受犧牲，而不能讓他輕易得到一城一鎮一據點。我們固然不能輕易讓敵人取得南昌，我們更要防敵人切斷湘贛公路及湘贛鐵道的詭計。江西多山，而主持湘贛軍事的薛岳將軍又慣於山戰，我們敬祝薛將軍多多殲敵！（平）

全國生產會議

最近行政院將於五月五日召開全國生產會議。主要目的在討論戰時農工礦業的產量增進，產品的調劑，並檢討過去的工作。凡與生產有關的政府部門，學校以及專家都將參加。這個會議，對於抗戰前途很有關係，我們願藉此機會供獻兩點意見：

一、在這個時候，提倡改良農業技術，增加農產，理論上是通的。事實上想以小規模的試驗所得，普遍的改良農業，絕非短期內所能奏效收功。就我們所知，我們農村最大的需要是治安與交通問題的解決。如果治安與交通問題能相當的解決，就照我們現在農作方法來經營，我們的農產品便不生問題。技術問題遠不如治安與交通問題之重要。這是我們自己的情形。外國在戰時關於農業的設施，性質和需要，和我們的不同，不必徵引強學。

二、工礦兩門事業，在過去是資本，技術及組織的問題，現在還是這三個問題。我們以為以有限之資本，舉辦各種當辦的事業，難收成效。與其各方面兼顧，設立許多小規模的工場或試驗機關，致資分散，反不如擇其重要而能辦者，集中資本及人材埋頭去幹為是。（昌）

統一兵役組織

軍政部鑒於抗戰以來兵役組織之凌亂重複，近已通令轉各省飭縣市，將「兵役監察會」、「兵役宣傳會」及「優待壯丁家屬會」等類組織，合併而改組為「縣市征兵協會」；又將聯保組成「聯保征兵協會」。此事雖似細微，實則為役政改革上的一項要着。

第二期抗戰開展以後，兵員補充成了最大問題。過去各地役政之未滿人意，原因甚多，除宣傳工作之忽略，監督制度之欠妥，及征兵家屬優待辦法實施之遲緩以外，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兵役組織之過於繁雜，役政事權之難求劃一。在中國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須知辦理兵役，最少要先把下層行政機構改善加強。現在中國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在役政上往往因為組織散漫，事權分裂，徒使完善辦法的施行，不能力求切實而且敏捷。反觀廣西一省，則因多年來厲行民團制度，下層行政機構較健全，故抗戰以來辦理役政之成績亦較卓著。

統一兵役組織，在目前固屬十分重要；然釜底抽薪之法，仍在積極改善縣府以下的機構和行政。役政本是縣政的一端，不必另由特種機關負責實施。在現制下，希望役政之有良好成績，祇須就縣府以下的舊有機體，化繁為簡；又須就縣府以下的現行各政，變緩為速，實在不必添設疊床架屋的兵役組織。推行兵役，勢將增加縣府的事務，增加事務而不給付以執行的經費，給付經費而不加強縣府以下的機構，都要使役政無從順利進行。役政固需監督，監督機關不必求其繁多，祇須求其劃一。欲補救過去弊端，我們以為各省應利用其所籌設的「臨時參政會」，充為監督役政的最高機關。至於宣傳組織，在一省一縣一地亦須有聯絡機關，俾使負其責者在統一領導之下，分途努力。原則如此，願當局對兵役組織，亟加統籌籌劃，以利補充兵員問題之合理解決。（貢）

世界大戰與中國

希特勒不戰又併捷克，英法似不如前日客氣，居然說些硬話。現在情勢頗惡，故有人說，世界戰爭快起來了；又有人說，為時尚早。此間材料甚難

，姑試臆猜一下。

（甲）世界大戰能即時惹起否。

羅文幹

現在世界有力大國，有人分爲「民主派」與「法西斯派」，我以爲毋甯分爲「有派」「無派」。「民主」及「法西斯」僅乃政體問題；講到「有」「無」，反有點形容出兩派的心理及態度。

大凡個人，富有之後，便想苟安，不肯冒險，此是普通心理。平時與人往來，彼此客氣，講講面子。卽有爭執，亦最多做到鈞心鬩角，顯些手段。若遇強盜，便神色倉皇，手忙腳亂。強盜劫殺到自己，或者抗拒一下。若僅係劫殺到路人，只有代爲嘆息，獻點殷勤。至若奮不顧身，拔刀相助，此乃豪俠之事，非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市井無賴，便不同了，橫行鄉里，劫財霸產，乃是本來生活。假使安分守己，反不得一飽。但盜向來亦有道，行劫亦要思慮一下，若劫着大家巨戶，門禁森嚴，須防抗拒。所以照強盜案件統計，多係貧戶當災，無他，小人家容易欺負，被人搶，被人殺，皆官不應，叫天不靈，鄰戶又皆自家打掃門前雪，守望相助的話，說說就罷。強盜看破此種心理，爲甚麼不發發橫財享用呢？

衆人而成國，合國而成世界。無者皆係欺弱畏強，有者皆係苟安自利。講到國際，又何嘗不是如此。

德義搶劫於歐非，日本搶劫於我國；此數年造成強盜世界，禽獸行爲。自九一八東北事變起，卽當料到有今日。我們與其責備張伯倫，毋甯責備西門；與其批評德義，毋甯批評日本。假使當年有人仗義執言，焉有今日德義問題，中日事變。

現在「有」的國家當中，蘇聯看住英法，英法看住美國，美國政府看住美國人民；美國人民計算孤立的利害，遠東問題有九國簽字，反戰公約既無制止戰爭辦法，國聯亦未加入；又歐戰時會上過大當，今後不易輕於再上。蘇聯忙於內政，樂得袖手旁觀，專事生產。反共協定，不過徒有其名，毋庸着急。遠東倭患，有我中國擋住大門。西歐暴行，有英法首當其衝。故德義日越強橫，英法只好越退讓，英法越退讓，德義日樂得越強橫。情形複雜如

此，世界大戰，就不容易了。

有人說現在英法已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但照我猜想，「有」的國家是英美法蘇四大強國，此四國若未曾做到共同諒解，共同舉動，單獨英法出馬，而無美蘇之助，軍力是否充足，物質如何接濟，屬地如何聯絡，人力如何補充，在在均須研究。現在尚係隔鄰窮戶被劫，肯不肯惹起大禍；惹起後美蘇是否必能加入，及將來如何結束；恐英法當局尚未有大無畏精神，下大決心罷。

由上所說，所以我的意見是：（一）英法美蘇如能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信守不渝，全講正義，不計利害，制止侵略，則或有戰爭可能，但恐未免理想。（二）若美蘇不肯加入，德義日僅侵略弱小；英法雖如何焦急，雖如何忿恨恐不敢輕於惹禍。（三）除非德義日直接向美蘇英法各該國爲「直接及重大」的侵害，則或亦能學我單獨起而抗戰，但德義日此時兼弱攻昧，不勞而獲，不戰而勝已甚得意。對各大國，已够難堪，你屈辱，固所願也，你抗議，其奈我何，犯不着再進一步，多找麻煩，直接挑釁。有此三者，故我猜世界戰爭，現在爲時尚早。

（乙）世界大戰與我之利害。

義之如何攻非侵西，德之如何兼奧吞捷，我對被侵略者，同病相憐，有心無力，尙說甚麼話呢？但就我而言，我之大患，實在倭寇，歐洲假使此次因捷克問題，惹起戰禍，於我之利害，可分爲三。

（一）英美法蘇全體加入向德義日作戰。美之西爲太平洋，即使將來地中海發生阻塞，英法海軍無暇東顧，美海軍當可制倭死命。蘇接近東北西北，陸空皆屬精銳，振臂一呼，倭必失色。彼時英法兵力，卽不能勞師襲遠，但我能再得四國的共同接濟，從事反攻，驅敵於海，天下事孰有痛快於此者。果能如此，則於我爲大利。

（二）英法向德義日作戰，美蘇不加入。英法在東方力量，實在不厚。且如對德義開戰，同時對日，則必不能分兵東顧。美蘇若袖手旁觀，行見

英法在遠東勢力，必被驅出。況且自我抗戰以來，英法於我精神上物質上幫助不少，到時或被截斷，倭寇更無所畏忌。故我敢說，世界打起來，美蘇不來一份，於我利少。

(三)英法單獨與德意作戰。德義日雖有共同反共協定，但不是軍事同盟。英法若單獨在歐洲作戰，對日態度不明，忘記了我遠東，倭奴便要更放心，樂得做些人情與英法，好得專與我為難。到了此時，我想討些英法的便利，恐亦不易得到，此層於我不利。

以上三層，第一第三，皆似未必。如歐洲真開起火來，恐仍以第二為較近事實。但最近事實者，英法仍要忍氣吞聲，一面充足實力，一面聯絡美蘇，以待來年。

(丙)世界不戰，於我之利害。

自從東三省事變，西門示人以弱；在歐洲則先是義大利師倭奴故智，未幾德意志旋踵而來。在遠東則蘇聯忍氣出賣中東路，法國任倭奴違約占據海南，大使被傷，美軍艦被炸。「無」的國家真窮凶極惡了。晚近張伯倫雖低首下心，忍辱負重，但無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

時到今日，張伯倫要再妥協如慕尼黑而不可得，要爭氣打一仗又未可能。故現在局面，「無」的國家，已心滿意足，眼前已一怒而諸侯懼，將來則聽下回分解。「有」的國家，明知禍未及身，只好說句面子話，「你打到我

希特勒與世界和平

劉崇鈺

去年三月十二日，希特勒以武力的恫嚇，將七百萬的奧國人歸併於德國

歐戰後十九年日耳曼人所期望而未嘗實行的「德奧合併」Anschluss，竟然成功。六個多月後（去年十月）又藉武力的恫嚇，將在捷克的三百餘萬蘇台區日耳曼人歸併，再五個半月（今年三月十五日）乘捷克，斯拉伐克兩個民族的內鬨，驅軍直入，將宰割所餘的捷克斯拉夫國，一舉併吞。這是一年間，希特勒的大成績，世界的大威脅。

是不行的」。

此種局面，於我有利抑有害呢？有害是不能大打一場，得到痛快解決，大家將強盜細縛起來，置之於法。有利是明知是強盜橫行時代，但能得些友邦接濟，拚命與倭奴作長期戰，作消耗戰，使其多行不義必自斃，亦是上算。總而言之，我於廿一個月以來，是不管死活，不顧利害，講正義，求生存。我是不能與阿比西尼亞比，先勇後怯的；又不能與奧大利捷克比，不戰而服的。

如果世界戰爭不起，德意與倭之關係，恐不過是互相利用，利盡則交疏，倭奴在遠東單獨橫行，或有時而窮。故英美法雖在歐洲不再提條約神聖，而在遠東，尚能講兩句甚麼九國條約有效，甚麼維持門戶開放政策，更可見阿、奧、捷、是與我不同的。

我現在結束了，我只要管做自己的事，別人家的事，知道便了，不必多管。「見義不為無勇也。」是我國聖賢的話，不可以之責備國際當局。人來救我，固屬甚好。但希望過多，便成僥倖倚賴。今日世界大勢，演變至如何程度，不得而知。我說了半天，世界戰與不戰，有利有害，都是瞎猜。我的真話，仍是望國人不論環境如何艱苦，內則政治修明，外則抗戰到底！現在我不打人，人要打我；甚麼東亞新秩序，甚麼奧亞院，我們受得了麼？存亡皆在自己本身，不在別人，阿、奧、捷、可為前鏡，生路死路，由人自擇。

希特勒氏何以能有這樣的成績？何以德國人民所憧憬十餘年而無成的志願，到他當政便陸續實踐？何以德國人民志願的實踐，成為世界的威脅？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的。

希特勒的成功，論者有的說是因為他能够悍然不顧一切，看得準，作得快。有的說都是英法主意拿不定，畏首畏尾養蠶成患。是的，這些都可說是他成功的因素，但我們不要忘記一點——他的每次成功都是全國作後盾。發

動時全國一致，危急時全國聽命，成功時全國歡欣稱頌。固然專制的威力，宣傳的魔力，可逼得全國唯命是聽，但威力必當有所憑藉。希特勒氏所憑藉的是什麼力量呢？是八千萬日爾曼人久被抑壓的志願，是日耳曼人的民族主義。

日耳曼民族在過去百年中，很經過幾番興衰起伏。他本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因而民族意識發達極遲。十九世紀初耶拿之役，普魯士敗於拿破崙，始激起他的民族意志。政治家努力改革，軍事家努力整頓，思想家努力喚醒民族的自覺。於是「復興運動」、「解放戰爭」卒產生新力量，以戰勝拿破崙。拿破崙既倒，整理歐局的維也納會議，不讓日爾曼人得到他們所期望的統一，而祇給他們一個散漫不羈的邦聯。但是新振起的民族意志，不會一挫便消沉，潛伏醞釀，至一八四八年革命潮流中，便又抬頭。那年五月人民代表自動集議於佛蘭克佛，謀全民族的統一。這是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以人民的力量，來創造一個統一的德國。可惜缺乏實力，不能行其所議，一番大希望，竟成泡影。此後沒有幾年，俾斯麥便在普魯士當政，他修繕武備，運用外交，於普法兩戰之後，完成德國的統一，建立德意志帝國。人民努力所未成的事業，竟為專制勢力鐵血主義一舉成功。俾氏之後，繼以雄心遠略的威廉第二，國力一天比一天發展，民族意志也一天比一天發揚，可是威廉火氣太盛，野心太大，因而樹敵多，招致了歐戰的慘敗。戰後德國人民氣餒一落萬丈，凡爾賽條約痛痛接受，羅蘭被佔無力抵抗，在人民鬱結思變中，產生了希特勒的勢力，以恢復民族自信心為號召，得國內多數人民的景從。一九三三年進而掌握政權，幾次以決然手段獲得德國勢力權力的恢復，如軍備平等權（一九三三）萊茵河駐兵權（一九三六）等等。去年的併奧，今年的吞捷，是這日在高漲的民族潮流裏一兩段過程。觀希氏最近對米美爾人民的演說：

「我現在引導你們歸返祖國，你們沒有忘記祖國祖國也沒有忘記你們，過去弱小的德國將你們遺棄，今天你們歸返時德國已經強盛已經能夠自立」

就曉得他如何利用民族意識來激動人民，所以希特勒的成功，不能不說是日耳曼民族主義的成功。

從上面簡簡的敘述，我們應注意到一個類似歷史重演的現象。一八〇六年日耳曼民族之受挫，有點像一九一九年之受挫。一八四八年佛蘭克佛議會謀以人民的力量，造成統一，有點像一九一九年後威瑪共和政府，謀以民主的力量恢復國力。佛蘭克佛失敗，於是俾斯麥以武力造成統一的強盛的帝國，也有點像威瑪共和失敗，希特勒以武力造成更統一更強盛的「第三帝國」。這個類似重演的進展，恐怕還不止於此。有俾斯麥造成普魯士化的德國，於是有一九一四年的空前大戰爭，今日有希特勒造成的納粹德國，恐怕也會有更大更慘的大戰爭。

民族主義的成功，民族自主原則的實踐，乃是近代政治家所認為當進行的正軌，何以日耳曼民族主義的成功，反成為世界的威脅，未來大戰爭的禍根呢？簡單說，納粹化的德國比普魯士化的德國尤為危險，而希特勒不是俾斯麥。民族主義與許多主義相似，常是多數的而不是單數的。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所行的民族主義，與別一個國家，另一個時代，所行的民族主義，每有不同。（可參看海斯教授的近代民族主義演進史），因而他的影響，也是可與善可與惡的。民族主義可以發動一個民族的解放，也可以發動他的侵略；可以構成一個民族的自由，也可以構成他的專制。納粹化的民族主義，近幾年的表現如何，趨向如何，是盡人皆知的。內則剷除異己，厲行專制，以造成人民瘋狂的心理；外則不顧信義，唯利是視，盡攫取吞噬的能事。以這樣一個勢力，來稱霸中歐，稱雄世界，豈不是萬分危險，很有造成大悲劇的可能嗎？

這次併吞捷克，已是這個大悲劇的端倪。雖然這次行動，似乎是半年前割併蘇台區的繼續，却有個根本不同之點。上次無論手段如何，究竟還可以民族自決，解放在他人治下的日耳曼人為詞。這次則是悍然奪取七百餘萬捷克斯拉農人的民族自主權，侵略者的真面目，武力稱霸歐洲的野心都完全暴

露出來。不特如此，在幾個月前希特勒說過「得了蘇台區後，在歐陸無其他領土野心」在慕尼黑協定裏，他也加入聲明，捷克疆界調整後，四強將共同担保其獨立。歷時猶未半年，竟毫無顧忌的食言而肥，此後他的諾言，誰還敢置信？他的保障誰還敢依賴？對他無復信義可言，祇有武力抵抗，至於歐洲均勢的大變動，希氏野心的無止境，在在都伏有戰爭的危機。

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化的德國，火氣太盛的威廉第二治下，已足釀成大禍。在較普魯士化更強橫的納粹化，較威廉危險萬分的希特勒統率下，能够免於更大的禍患嗎？這是世界威脅！一八四八民主化的德國不成功，而一八七一普魯士化的德國成功。一九一九的威瑪共和國，列強不以寬大平等的待遇助其成，反橫施壓迫；迨一九三三以後，希特勒處處以武力相威脅，英法乃

中國畢竟還是中國

馮友蘭

在幾十年以前，中國的一部分人好貴古賤今。凡今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一部分人總覺得，無論這事是怎麼好，或作得怎麼好，但比之古人，總要差一點。他們總想着，古人所作底事，一定比這個更好，或作得比這個更好。如果今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一部分人一定要借題發揮，用「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等套套，把今人罵得「狗血淋頭」。

這一部分人漸沒有了。而另外又有一部分人代之而興。這一部分雖不貴古賤今，而却貴遠賤近。凡本國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一部分人總覺得，無論這事怎麼好，或作得怎麼好，但比之日本人，總要差一點，比之西洋人，總要更差。他們總想着：外國人所作底事，一定比這個更好，或作得比這個更好。如果本國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一部分人一定要借題發揮用「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套套，把中國人罵得「狗血淋頭」。

本來人都是人，並不是神。人既是人，他總有缺點，他所作底事，亦總有缺點。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離我們遠底人，亦有他們的缺點，他們所作底事，亦有他的缺點，不過這些缺點，因為距離遠的關係，我們不容易看見。因

步步退讓，求緩靖妥協而不可得，這是歐洲的悲劇！

悲劇尚未演成，戰爭也還未至必不可免，這個關鍵，似乎在列強，尤其在英國。造成今日歐洲的局面，養成今日希特勒的勢力，列強負其責；改變這個局面，約束這個勢力，列強也當負其責。英法蘇美諸大國若能同心協力，一面造成堅強的壁壘，使慣用恫嚇者，無所施其技，欲以武力致勝者，不敢擾其鋒；一面力改以前弱者茹之強者吐之的態度，以公道平允的政策，對待一切國家，俾公理在共同衛護下，野心者不敢侵犯。如此，則國際和平或可保持，近代文化也可免淪亡。但是「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列強猶斤斤惟一己的利害是謀，遠大的政策，恐怕終不能行，而這個人類的大劫，空前的大戰爭，恐也終不可免。

為距離遠底關係，我們只看見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大體輪廓，其詳細底地方，我們看不清楚。如那個大體輪廓是好底時候，我們即以爲他的好是完全無缺底了。至於現在眼前底人或事，我們是深知其詳底。因深知其詳的緣故，不但看不見其大體輪廓的好，而且簡直看不見什麼是其大體輪廓，如所謂見樹不見林者。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看現在眼前底事，自然只見其不完全了。

這次底中日戰事，就其規模之廣大，意義之深長說在兩國的歷史上，都是空前底。這仗打了將及兩個整年；在這兩年裏，中國的成就，就大體輪廓上說，是很了不得底。但是有一部分人。貴遠賤近，總覺得，如果「西洋人」打這個仗，一定要打得更好。

如果英、美、等國，帶著他們全副武裝，來打這個仗，當然打得更好。不過中國如有英美等國的全副武裝，也能打得更好。不但如此，中國如果已全副武裝了，這次戰事根本即起不來。這次中日戰爭，是一個不平等底戰爭。如果所謂西洋人打這種不平等的仗，他們是不是能打得更好？我們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打得更好，他們或者打得更壞。

俗語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我們若拿捷克羅馬尼亞與中國一比，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畢竟還是中國」。

捷克的人當然沒有中國多，他的土地當然沒有中國大，但是他的現代化的程度，及其武裝的程度，却比中國好得多了。他有世界上數得著的大兵工廠。他降服以後，據理上說，德國得到最新式底兵器，足敷現代化底軍隊四十師之用。有這些憑藉，但只因恐懼德國的緣故，遂致「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我們常聽有一部分貴遠賤近底人，閉口閉口，總是說，西洋人如何能打仗，如何不怕犧牲，如何愛國，如何以榮譽為重於生命，如何知道「不自由，無甯死」底大道理。對於這次中日戰事中，有些中國人的可泣可歌底行為，這一部分貴遠賤近底人總覺得不過如此。可是捷克太不為這一部分人爭氣了。捷克在歐洲也是小強國其民族也有人說是尤其能打仗底。大家都說：在西洋人底眼光中，勇是最大底道德；懦是最可恥底行為。何以捷克還一次竟不是「勇中之勇」，而是「懦中之懦」呢？

尤其令我們不解底是：不抵抗即不抵抗而已，又何必叫總統去遞「降書降表」呢？滅亡即滅亡而已，又何必正式請求滅亡呢？而且他這總統，是他的真正總統，並不是德國所立底傀儡總統。照報上所說，捷克總統是在被迫底情形下纔簽字於德國先寫好底文件上。還是我們可以想像底。不過這對於捷克總統，「無平原罵賊之勇」，仍是不能有所解釋。

捷克被佔領以後，報上即說，德國致最後通牒致與羅馬尼亞要求「經濟合作」。後來德羅兩方面，均否認有最後通牒。不過無論如何，幾天之內，

婦女與兒童

已過的三月八日是婦女節，未來的四月四日是兒童節；在這兩個很有意義的月中間，應該有說幾句應時節而未必合時宜的話。

婦女與兒童是兩種有密切的有機聯繫的人，三八與四四兩個節日的先後呼應，可以看作這有機聯繫的一個表示。不過，不知大家感覺到過沒有，這

德國與羅馬尼亞簽訂商約了。據報載，這商約的要點是：（一）羅馬應盡量發展農業、林業、與紡織業，並添種油籽與大荳。（二）德羅兩國合資開辦銅礦、硫磺礦、鉛礦。（三）德羅兩國合資辦理開採煤油之經營銷售事宜。（四）羅馬所需軍械裝備應由德國供給之。在第（一）裏規定了羅馬為農業國，其農業並需為德國所需要之農業。在第（二）（三）裏規定了由德國開辦羅馬的資源。在第（四）裏規定了羅馬不得隨便買軍械，在這樣祇「經濟合作」條件下，羅馬老老實實成了德國的殖民地。日本所期望與中國「經濟合作」的條件，亦不過如此。假使中國早答應了類此底條件，中日戰爭即不會發生。假使中國現在答應了類此底條件，中日戰爭可以立即停止。

我們在書上看見有些好聽底話，如「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有征無戰」等等。我們總想著這些話所說，一定都是些不可及底理想，事實上沒有底事。日本侵佔東北，我們雖說不抵抗，然亦不是一槍未放。捷克的無條件投降，羅馬尼亞的無條件屈服，總使我們知道，這些話所說，並不是事實上不能有底。這未必是德國的本領太大；這的確是捷克羅馬尼亞的本領太小。

德國與日本都是希望不戰而勝，其次是速戰速決；怕底是戰而不決。我們看見捷克羅馬尼亞的失敗，我們即可知中國的勝利。我們看見德國的勝利，我們即可知日本的失敗。我們看見「西洋人」不過如此，我們覺得中國畢竟還是中國。

潘光旦

有機聯繫近來很有脫節的危險。完全的脫節當然是不容易發生的，要有的話，結果無異民族自殺。不過這一種方式的民族自殺的實例在人類史裏也不是完全沒有。希臘羅馬的滅亡，原因雖多，其中最致命的一個就是這有機聯繫的不能維持。

所謂有機關係，我們可以用三個字概括起來：生、養、教。生、顯而易見是婦女的責任居多，在這一點上要講男女平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除非真有一天，生物學可以發展到一個程度，實行所謂體外生殖，就是，像體素的培植一般，讓男女兩性的生殖細胞，在玻璃管與玻璃缸的人工環境內，配合發育起來。生產時節的辛苦，也不是男子所可分減的。在一部分文化簡單的民族裏，有所謂「產公」的制度，就是在生產以後，丈夫替妻子坐蓐，起居飲食，像產婦一般的受人服侍；據說廣西的獠人中間就有這種制度。不過這究竟祇有象徵的意義，而絲毫不能減輕產婦的痛苦。

養、至少是初期的養，就自然所安排的說，當然也是婦女的一種辛勞；哺乳的功能，少則幾個月，多則一二年，亦不是男子所能替代的。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雖則父母並稱，終究是母的責任重大，所以才有母氏劬勞一類不勝其感激的語句。

教在以前一向是看做男子的任務。養不教，父之過，即或易子而教，或父子之間不著善，而另請嚴師管教，最後的責任總在做父親的身上。在女子教育不發達甚或根本沒有女子教育的當日，這也是很自然的。不過就在以前，兒童最初八九年裏生活的訓練與習慣的養成，其實還是在母親的手裏；歷史上有不少的人物把他們的成功歸到母教身上，足徵以前雖無女子教育，而女子在家庭中的教育影響並不在少。沒有女子教育的時代猶且如此，有了女子教育的今後，我們對家庭教育的期望不應該更大麼？

上文說的是婦女與兒童間本有與應有的三種有機關係。所謂脫節，又是怎樣解釋呢？就生的一層說，許多女子視生育為長途，越是受過教育的，越是醉心於平等自由與經濟獨立一類學說的，越是不肯走上婚姻生產的一條路；即使勉強結婚了，一方面因為這種見解的關係，一方面也因為年齡關係，子女自然不會多，或根本沒有。

獨身、遲婚，與少生子女或不生子女，不但是近代少數婦女的個別的經驗，並且已經成爲一種時髦的風氣。英國有一位提倡民族健康的學者，某次

參觀一個女子中學，問起畢業生出路的好壞，校長某女士答覆說，大約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成功的，第二類無所謂，第三類——校長加上一口嘆氣說——是不成材的；學者問她甚麼叫做不成材，又何必嘆氣，她解釋着說，她們結婚了！無疑的這位校長先生自己是不結婚的，否則又怎樣可以做新婦女的表率呢？

這位校長的見地，無疑的也是很多新婦女的見地，這位校長的模範教育，無疑的也已經產生了不少的果子，不要說在先進的英美，在中國也正佈滿着這果子的種子。讓我也舉一個不要指得太明白的例子。有一個婦女的組織，裏面工作人員的不說明的資格之一是「未婚」，一旦成婚了，這人員最好是自動的告退，至少也以暫時不生子女爲宜，否則她雖照常供職，她在精神上一定異常不痛快。同事中間會向他發出這一類有趣的問題，例如，你好好的爲甚麼要結婚呢？你怎麼生起孩子來了呢？你怎麼又生一個了呢？好像她是天下第一個喜歡多事的人！

第二種的有機關係，養，近來也是越來越不時髦，在所謂上流階級的婦女中間，更其如此。從另一方面看，這一點倒不是維新，而是復古。記得禮記內則上說，「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所謂食母，大概就是奶媽，在民治主義的今日，以前大夫階級以上的權利當然要公諸大眾，不足爲怪。不過所謂食母自己，當然也有她的子女，這些子女的營養問題，民治主義雖則發達，也祇有付諸不論不議了。

自己哺乳，我們叫做自養；情人或其它外力哺乳，我們叫做它養。它養可以有許多方式，用食母不過是一種罷了。用食母往往有許多人事上的麻煩，例如檢驗乳母身體與乳汁之類，於是馬牛羊的乳汁以及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代乳品便成解放近代婦女的第一恩物；從此，做母親的，沒有乳汁，固然有恃無恐，有乳汁，也不妨自由堵塞，任其瀆曠了！

對於第三種的有機關係，教，我們暫時不欲深責。教育爲母親責任的說法，以前沒有，至少在理論上沒有確立，至於今日，雖有提倡的價值，也還

沒有人認真的提倡過。不過，就近來的趨勢而論，這方面的不健全，也是很顯然的。要是養的風氣是它養，新的趨勢自然不免是它教了。在「社會化」的好聽的名詞之下，兒童脫離家庭環境與加入學校環境的年齡越來越早，便是這趨勢的一個表示。大都市裏所謂託兒所或慈幼院的創設，也是一個表示，並且更有意義。這種受託的機關是養教兼施的，所以一個切心於解放的婦女，除了生產非親臨其事不可外，其它一切都不妨委之於人，而婦女與兒童間的有機關係，更是不絕如縷了。

生育是婦女的本能，母道是婦女的天性，上文再三說的有機關係原是建築在這本能與天性之上的。如今一定有人要問，信如上文云云，婦女方面的天性又怎樣得到滿足的呢？這裏有一個答覆。熟悉基督教教義的人，知道有所謂替代的得救論。我們的答覆不妨叫做替代的滿足論。近代大部分的婦女職業就富有這種替代的功用，例如醫術，看護術，尤其在產科方面，各式各樣的社會服務，教學，等等。教學的替代價值尤其是大。

不過，替代終究是替代。就婦女本人論，它的滿足的力量固然有它的限制，否則西洋社會裏，老處女的問題論理是不應當發生的。就民族健康的一般立場來看，這種替代更是弊多利少。民族健康所要求的：民族中比較優強的分子要自生、自養、自教，如今的趨勢是，生的是一部分人，養與教的又是一部分人或兩部分人。有教養能力的分子，照理應當多生一些子女，而事實是少生或不生；他們的教養能力又何所施呢？一大部分就施在根本不值得大加教養或教養不出多大結果的別人家的子女身上。目前許多從事於教學，醫事衛生，社會工作的婦女就是這種舍己耘人的民族分子；努力於婦女運動的固然是她們，熱心於慈幼工作的也未嘗不是她們，不過，熱鬧了一大頓，對民族健康在前途，又有幾許幫助呢？

我以前曾經寫過兩篇短稿，分別指出婦女運動是沒有下文的，而慈幼工作却是不管上文的。照來攪往了幾十年，說是對於民族的健全程度，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損，甚至於把下一代可以推進婦女運動的人才原料都給打了折扣，不等於沒有下文麼？目前的慈幼工作祇不過是一種建築在感傷主

義上的慈善事業，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對於兒童的來歷，既在所不問，對於如何可以增加品質比較優秀的兒童，使不生則已，生必得所養，得所教，而無須乎慈幼運動者的栖栖皇皇，唯恐其工作的不能擴大，不能普及；這種不問上文的態度，勢必至於把下文鬧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不問上文的現象，也就是本文所稱的脫節的現象。

要糾正這些現象或不健全的趨勢，還是要從婦女運動入手。我們目前需要一種新的婦女運動；新的婦女運動應當注意下列的三點：

第一要看清男女分化的科學事實，承認子女的生，養，教是婦女無可避免的任務，從而坦白的與勇往的擔當起來。

第二要轉換價值的觀念。以前極端的婦女運動家應不起生，養，教的事業，尤其要是這事業是在本人的家庭以內；她們一口咬定創造文化與產生財富纔是人做的事。這種錯誤的觀念根本得轉變一下。試問若無生，養，教的事業，又何來創造文化與產生財富的人。假若大體說來，男子是創造文化與產生財富的人，婦女豈不就造就這種人的人，其責任豈不更重，榮譽豈不更大？

第三要改變運動的目標。以前的目標是個人的解放與發展，今後的目標應當是民族健康的推進。民族健康的根本條件決不是外鑠的公共衛生，而是內在的遺傳良好，而遺傳的良好端賴民族中分子能維持與增加他們的數量，此外更沒有第二條路徑。

婦女運動轉入正軌以後，兒童與慈幼的問題自然是迎刃而解，因為脫離了的，到那時候自然會聯繫起來。歐美自大戰以後，婦女運動已經能按照上述的三點而逐漸糾正，詳見蒲士，盧道維畸一類作家的著述。溫和一些的婦女運動家和對婦女運動表示同情的人不論在大戰前後，也始終沒有把婦女與兒童的問題隔絕了看，例如愛倫凱與露理士。就是很多人認為最理想的蘇俄也始終沒有放棄「自養」的原則；俄國的託兒所比我們甯平瀾粵一帶的託兒所要「落伍」得多；「牛奶是牛吃的，人奶才是人吃的」標語，初見於盧道維畸的「婦女的將來與將來的婦女」一書，而實行大規模的加以宣傳黏貼的却是蘇俄的工廠所附設的託兒所。這種種情形，顯而易見和專拾二三十年前人家牙慧的中國婦女運動，大有不同。我們就是為「迎頭趕上」(！)人家計，我們也得在這三八節與四四節的當兒，想一些改進的辦法，又何況這是我們民族的健康正遭遇着空前嚴重的測驗與試探的時代。

明日的文學

柳無忌

在「今日評論」上，論述明日的文學，似乎是近於一種預言。依照普通看法，未來是渺茫，不可測，甚至是神祕的。所以無論是國家或社會的將來，雖只有一個，而預言可至于無盡。推測明日的文學亦不能例外。但是倘使我們把事實根據，趨勢為指南，歷史為索引，則我們的看法未始無一種可能性，或竟有其真實性。我們不必把將來的文學寫得詳細，如威爾斯在「未來的世界」所做那樣，在許多地方事實已證明他所預測的不確。我們可以這樣，以想像輔助事實，為未來的文壇畫一個輪廓，從而確定其大概的趨向。談明日文學，乃不得不探討今日的文學，而以昨日為出發點。

簡括言之，自民國肇始以來的現階段文學，可稱為新的白話文學。文言的時期已同舊制一樣埋葬於歷史的陰影內。我們並不抹殺歷史上偉大的事蹟，我們感謝舊文學所給與的豐富的遺產，可是我們亦得坦白的承認，這些都已成爲過去了。一個新的世紀，新的環境，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情緒，亦需要一種自舊日變化出的新工具，於是有白話文字，白話文學。我們可以忽略了在這時期中所有一切逆潮流的迴光反照，那些並不少，儘有其自身存在的地位，却並沒有史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把新文學視為民國紀元時代的正統文學，那末此次中日戰爭的前期，實是新文學的一個過渡時期。

識者論及戰前二十五年的民國，每深致感慨，以爲進步太少，反造成許多罪惡，一般無知者更歎惜着一代不如一代，民國還沒有大清皇朝的好！引用此種心理日本讓宣統在滿州登極。殊不知民國以來多年的社會騷擾，原是過渡時期應有的現象，是一種因果的必然表現，所謂有前因必有後果，清末政治的腐敗，民心的奴化，乃有大革命時代的一翻混亂狀態。文學亦是如此。在這過渡時期，中國的文藝遭遇了一個空前的極端變化，這正如國體從專制轉到民治，社會從封建轉到現代，因爲這轉變的過速過驟，而引起了解擦，矛盾，與紛糾。同樣的情形反映在文學運動的初期。從八股文解放

到白話文，律絕詩鬆弛到自由體，其間相去有千里之遙，有幾個階段的阻隔，有若干時代的超越。這簡直是一奇蹟。試問有清一代文人，誰能料想到今日文壇上如此急遽的轉變？誰能爲此突兀的新濤而不發生驚訝？反動是不免的，所以這期的作品充滿了爭鬥的氣氛。這是一個新舊之爭的尖銳化時期，無論在思想，情緒，或文字上。許多作家的精力都耗費在爲這新興文學的爭鬥中了。同時，在積極方面，新文人接受了西洋的影響，從事於各種文學作品學習與嘗試。當時儘多開闢地打先鋒的文字，但其中成熟的作品尙少。前幾年文壇上討論着偉大作品產生的問題；偉大作品不會出現在試驗時期。在二十五年混亂的局面下，總於成就了一個真正的邦國之父，一個真正的民族領袖，以及此次戰爭中的無窮數的無名氏英雄。新文學亦何獨不然？牠往返徘徊在歧途中，然而到了山窮水盡時牠走向光明大道的日子亦漸近了。

一般的批評家或非薄過去的文學，嫌其成就之微，或表彰其成績，議論紛紛。我們則覺得不必爲之扼腕，亦不必爲之強辯。一切都有事實來證明，而事實告訴我們，在此短短的二十餘年中，確已奠定了一個新的文學的基礎。有了這基礎，然後有今日文學的興起。那就是說，我們至少已有了一種適宜的工具，一種運用的能力，及一種體會的經驗，可以創造文學。今日的文學是什麼？牠的主要的潮流就是抗戰文學。這是反映着大時代的一般熱流。以往的文壇上充滿了感傷主義，牠帶給青年人一些頹廢的情緒，不必要的涕泗橫流；有閑的文學，以趣味爲主的幽默作品，會風行一時；此外如農村文學，工廠文學之流，都不乏搖旗吶喊者，弄得很熱鬧，不過因爲作者熱情有餘，經驗不足，結果產生出大量的假的矯揉造作的文字而已。這所以我們說，新文學在過去走上許多歧路，到今日始見到光明的前途，那一線光明就是抗戰所賜給的。

今日的文學具有濃厚的國家色彩。漸漸的我們的文壇將建築在一個堅強

的民族基礎上，我們在初期從西洋學取了一些智慧，現在我們將把這智慧融合在我們固有的性格上，固有的國情上，使結成果實。無疑義的這次中日之戰是我國有史以來的一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牠激動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熱血，青年人的火熾的坦白的情緒，表現在文學內，這是一個多麼有力的表現！這興奮，這刺激，將永久的存留在我國的文學內，給與新鮮的生命。爲了喚起民衆，鼓勵愛國，文學已毅然地負起了宣傳的責任，從宣傳走入實踐的一途。偉大的文學是宣傳，雖然宣傳不是文學——此二者之間的區別包括着作者的修養，技巧，與誠懇。我們不否認現今的作品有許多是膚淺的，同前期的作品一樣膚淺，甚至于千篇一律，成爲「抗戰八股」。我們亦不否認有許多作品是新聞，最好的亦僅是報告文學而已。但是在此一切的一切中，倘使我們把眼放大些，放遠些，我們將尋出一股力量，一股在前期文學所沒有的浩蕩的火熱的機動的力量，充滿在今日的文學主流中。我們的青年作家成了戰士，這些青年戰士都能把自己的生活，思想，情感，經歷，親切的寫出，成爲戰爭文學。這所以在此期文學中，最富遊擊戰士生活的描寫，亦以這些描寫最有藝術的宣傳的價值。就是說，現在的作家已與生活爲伍，不單是憑想像虛構生活，他們開始從生活中體驗文學，從文學中表現生活，而這生活又是多麼的豐富，渾厚，偉大呀！

今日文學所帶給明日的，從大體觀來，將有新的激動力，生活的熱烈的經驗，激昂奮鬥的精神，在社會的深刻的認識，對於民族的自信心。有此種種，國家文學可以萌芽了。

倘使我們說，昨日的文學是民國文學的發源時期，今日的文學是民國文學的醞釀時期，那末可以下一個預言：明日的文學將是民國文學的成立期。這樂觀，這希望根據於一個大前提，一個應是牢不可拔的政治信仰，即「最後勝利是我們的」，而且勝利之後，接着是新中國的建設。新文學的最出色的特點，就是不會成爲奴隸文學。文學是個人的自由表現，也是國民性的自由表現。她反映個人，社會，以及時代。所以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在歷

史上往往是一個國運興盛的時代。我們可以從我國或西洋史上舉出不少。本國的且不說，如漢唐時代國家與文學同時的繁華，人人都知道。在西洋，古代的希臘因戰勝波斯，奠立自由，遂有紀元前五，四世紀的光明燦爛的雅典文化。羅馬與卡泰基爭霸數十年，建立一橫跨歐非二洲的羅馬帝國，雖其民族性不近文學，文學亦終于蓬勃榮繁，成爲古代西洋文學的另一巨流。至於近代，以英國而論，十六與十九世紀兩度的文學全盛時代，亦是英國史上的全盛時代。十六世紀英海軍戰勝西班牙，激起愛國熱情，樹立不列顛海上霸權，同時造成了伊利沙白朝的詩歌戲劇的輿興。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朝是一個長久的承平時，大文豪亦班出不絕。凡此種種，都可證明文學與時代之密切關係，所謂一個民族有其民族的文學，一個時代有其時代的文學，文學染上時代與民族的色彩，乃能垂諸千古。所以我們現在亟盼一個偉大的民族抗戰勝利的來臨，那時，在新中國的社會安定與興盛下，明日的文學將欣欣向榮的繁長起來。

我們所要求的，是自由的獨立的文學。由於此次抗戰的刺激，我們將掀動一個內心的革命，我們將復興這衰弱的民族，返老爲青年，學習西洋人做事的活動力。中國的文化是靜的，西洋的文化是動的。太靜止了，不免沈滯；活動，乃有進步。此次的戰爭迫一個呆滯無生氣的民族不得不動作，空前的緊張的動作着。戰爭的潮流推動了這個停留的龐大的船隻，使向前進。戰後的國家將是與前不同的國家，戰後的民族將是與前不同的民族，一個有進取毅力與膽量的民族，一個富有自尊心與愛國熱的民族。跟隨着國家再度的榮繁一切都將蓬勃有生氣，而最足以表現此種國民性的發展的，將是明日的文學。

在現今抗戰艱苦的階段中，各方面已滋生了活潑的朝氣。許多青年人與高彩烈地担負起救國的事業，他們分散在戰區的每個角落裏，勇敢地工作，把青年人的活躍的魂魄，帶給各色各種不同的人士。這一點種子將隨着抗戰情緒漸漸生長起來，她將充份的在文藝內發揮，因爲，前面已經提過，每個

青年的鬥士亦是青年的作家。戰爭文學本不是一個文學上的名詞，她是暫時的，非常的，我們不希望牠會留下什麼劃時代的傑作。可是，經過了這時期，對於未來我們抱着無限希望，一個偉大的當代具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各種條件。我們已經有人才，情緒，思想，及寫作的無窮盡的材料。中國的文學領土內，正如中國的地域一樣，蘊藏着極富的資源，等待開發。古代或近代的浪漫或寫實的，都市或鄉村的，處處都可寫成一部文學巨著。我們所缺乏的，只是一個藝術成熟的機會。等到這機會來臨，在種種有利的環境下，明日的文學一定會開花結實的。

冷屋隨筆之三

錢鍾書

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使我們不得懷挾偏見，隨時隨地都要講公道正理，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裏照鏡子還要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動人姿態。魔鬼在但丁地獄曲第二十七齣中自述云：「做魔生平最好講理（io lo dico fossi）」，可見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人生在世，言動專求合理，大可不必。當然，所謂正道公理壓根兒還是偏見。依照生理學常識，人心位置，並不正中，有點偏側，並且，塵登化得很，偏傾於左。古人斥偏僻之論曰左道，實在有點科學的根據。不過，話雖如此說，有許多意見還不失禪宗洞山五位頌所謂偏中正，例如政論學理之類。只有冷屋裏的隨筆，熱戀時的情書等等，那纔是老老实實，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見。世界太廣漠了；我們圓睜兩眼的平視正見，視野還是偏狹得可憐，狗注視著肉骨頭時，何嘗顧到傍邊還有狗呢？至於通常所謂偏見，只好比打靶的描準，用一隻眼來看。但是，也有人以為這倒是描中事物紅心的看法。譬如說，柏拉圖為人類下定義云：「人者，無羽毛之兩足動物也」，可謂客觀之至矣！但是按照希臘來阿

所以，我們對日明日的文學抱着絕對的樂觀，假如我們對於自己的國家也抱有同樣的樂觀。我們的一切都在急驟的新陳代謝中。文學亦已到了一個大轉變的時期。這轉變的為禍為福，要看國運的泰否。經歷了此次艱巨的奮鬥，中國如能成為獨立自主的新興國家，那末，在未來，我們可以預期着國家文學的成立：一個興盛的社會，一期興盛的文學。反之，即在最不幸的情形下，新文學因為牠本身是個自由解放的文學，絕不會如遜清時期舊文字那樣變為三跪九叩首的奴性文學，這亦是可斷言的。

（Ergon）裏的丑角則云：「人乃不渴而飲，四季有性慾的動物」；我們明知是貪酒好色的小花臉的打彈，而同時不得不承認這種偏宕之論確說透了人類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來相連；我們別有所激，見解當然會另有所偏。假使我們說：「人類是不拘日夜，不問寒暑，發出聲音的動物」，那又何妨？

禽鳴於春，蛩啼於秋，蚊作雷於夏，夜則蟲醒鳥睡，風雨並不天天有，無來人犬不吠，不下蛋雞不報。惟有人用語言，用動作，用機械隨時做出聲音。就是獨處一室，無與酬答的時候，他可以開留聲機，聽無線電，甚至睡眠時還有似雷的鼻息。語言當然不就是聲音，但是在不中聽，不願聽，或者隔着牆壁和距離聽不真的語言裏，文字都喪失了主角和輪廓，變成一團忽漲忽縮的喧鬧，跟鷄鳴犬吠同樣的缺乏意義。這就是所謂人籟！聾了睡眠，震斷了思想，培養了神經衰弱。

這個世界畢竟是人類主宰會領的。人的聲音能勝過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萬千喉舌，抵不上兩個人同時說話的喧嘩，至少從第三個人的耳朵聽來。唐子西辭眠詩的名句「山靜如太古」，大約指着人類尚未出現的上古時代，否則山上住和尚，山下來遊客，半山開飯店茶館，決不容許此山清靜。人籟

最與寂靜相刺，天籟走跟寂靜能溶為一片的。風聲蕩擊之於寂靜，正如風之於雲氣，蕩之於海水，是一是二。每日東方乍白，我們夢已回而尚未醒，會聽到禽聲無數，向早晨打招呼。那時夜未全消，寂靜還逗留著來庇蔭未找清的睡夢。數不清的麻雀的鳴噪，瑣碎得像要啄破了這個寂靜；鳥鵲的聲響清脆像把剪刀，老鸛鳥的聲響滑澀而有刺像把鋸子，都一聲兩聲的向寂靜來試鋒口。但是寂靜似乎太厚實了，又似乎太流動了；給禽鳥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滿。雄鷄引吭悠揚的報曉，也並未在寂靜上劃下一道聲跡。慢慢地，我們忘了鳥鵲是在破壞寂靜；似乎寂靜已將鳥語吸收消化，變成一種有聲音的寂靜，此時只要有鄰家小兒的啼哭，樓上睡人的咳嗽，或牆外早行者的腳步聲，寂靜就像宿霧見了朝陽，破裂分散得乾乾淨淨。人籟已起，人事復始，你休想更有安頓。若在更闌身倦，或精思冥想時，忽聞人籟嘈雜，最講民胞物與的人道主義者，也不由自主會起謀殺滅口以博耳根清淨之念。禽獸風濤等一切天籟能跟寂靜調和，善於體物的古詩人早已悟到。詩經「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下文就說明「有聞無聲」，可見馬嘶而無人喊，不會產生喧鬧。顏氏家訓也指出王籍名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就是「有聞無聲」的感覺。蟲鳥鳴噪，反添靜境。枯立治 (Corleidge) 風瑟詩 (Folian Harp) 云：「海聲遠且幽，似告我以靜」；假使這個海是人海，枯立治非耳聾頭痛不可。所以我們常把鴉鳴雀噪來比人聲喧嘩，這是對人類存三分回護的曲筆。若將一羣女人的說笑聲比於鴉啼燕語，那簡直是對於禽類的侮辱了。

寂靜並非是聲響全無。聲響全無是死，不是靜；所以但丁說，在地獄裏，連太陽都是靜悄悄的 (Dove il sol tace)。寂靜可以說是聽覺方面的透明狀態，正好像透明可以說是視覺方面的靜穆。寂靜能使人聽見平常所聽不到的聲息，使卡萊爾先生聽見了故心的微語 (Still small voice)，使日羅曉蕪小姐 (Annette von Droste-Hilshoff) 聽見了青草萌芽的幽響。你愈聽得見喧鬧，你愈聽不清聲音。惟其人類如此善，所以人類相聚而寂不作聲，反欠自然。例如開會時的五分鐘靜默，又如親人好友，久別重逢，執手無言，

感到多少緊張？此種寂靜像懷着胎，充滿了未發出的聲音的潛動。

人籟還有可怕的一點。車馬聲喧，跟你在一條水平線上，只在你周圍圍。惟有人會對準了你頭腦，在你頂上鬧——譬如說，你住樓下，有人住樓上。不講別的，祇是腳步聲一項，已够教你感到像紅樓夢裏的趙姨娘，有人在踹你的頭。每到不能更忍，你會發二宏願。一願住在樓下的人變像山海經所請刑天之民，頭腦生在肚臍背後，不致首當其衝，受樓上皮鞋的踐踏。二願住在樓上的人變像蘭姆 (Lamb) 母校追憶記 (The Christ's Hospital of Five and Thirty Years Ago) 裏的理想小學生，身體到腰部而止，背生兩翼，自在飛行，免得用腿腳走路。你良心真好，你不願意樓上人像孫臍受刑的痛苦，雖然他何嘗顧到你的頭腦？

鬧與熱，靜與冷，都有連帶關係；所以在陰慘慘的地獄裏的太陽也給人以寂寥之感。人聲喧雜，冷屋會變成熱鍋，使人通身煩燥。叔本華在哲學小品 (Parcra und Paralipomena) 中說，思想家應當耳聾，大有道理。因為耳朵不聾，必聞聲音，聲音熱鬧，頭腦便不能保持冷靜，思想不會公平，只能把偏見來代替。那時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會鬧的動物，你也會踹過樓下的人頭，你更顧不得傍人在說你偏見太深，你又添了一種偏見，寫了一篇隨筆。

本期撰者

羅文幹與劉崇鋐二先生的兩篇文章，極值關心國際現勢者細讀。馮友蘭與潘光旦二先生在本刊已有過文章，是讀者所熟識的。

你柳無忌與錢鍾書二先生俱是作家，與上述諸先生同任教西，南聯合大學。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發爲許特府政民國

- ◊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
- ◊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電 話 電 址 地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行分明昆

爲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

金

城

銀

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第一卷 第三十期

時評三則
戰時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
捷克滅亡後的歐局
省市參議會的成立問題
論越南語之系屬
青年的「知」與「行」的解剖
淪陷後的天津（通信）

陳俗孫
錢端升
趙鳳喈
聞宥
蕭右乾
潘民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出版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朝報印刷廠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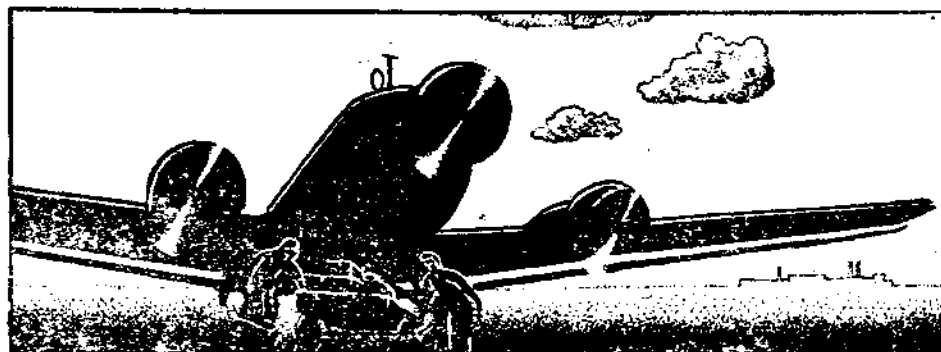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價目 零售 國幣五分 訂閱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所

本刊已呈請登記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 1 昆明——重慶——西安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 2 昆明——成都——漢中——西安轉往——蘭州
寧夏——西寧——涼州
每 星 期 四 由 昆 明 開
- 3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 4 昆明——重慶——桂林——轉往——香港
班 期 無 定

歐 亞 航 空 公 司

昆 明 尚 義 街 三 號

本期審查證審字第五十七號